



677

决战凯旋门

何初树

粤新登字05号

决战凯旋门

何初树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插页 155,000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410册

ISBN 7-5360-1169-5/I·1041

定价：3.65元

内 容 简 介

举世瞩目的“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”即将举行，五十多个国家将派出自己最新型最先进的飞机前来表演、展销，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将派代表团与会，确定订购意向。一百多亿美元的巨额生意，牵动着世界各飞机制造厂家的神经，有的千方百计提高飞机的性能，有的殚精竭虑设置阴谋以攫取更多的利润。

中美联合制造的“华波”飞机性能超卓，加上正副驾驶员、中国的罗天健和美国的劳伦斯精明能干、技术全面，势将摘取博览会桂冠。“法国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的“天神号”飞机也是一流产品，但性能比“华波”稍逊。为争第一，董事长杜尔精心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，必欲置“华波”于死地而后快。

在美丽的卢浮宫，罗天健邂逅中学恋人朱小菁。面对这个西方化了的东方美人，勾起罗天健对如诗年华的回忆。朱小菁更是情不能禁，倾泄着西方式的爱。

窃听器、美人计、艾滋病毒、定时炸弹、强力电磁波指令……纷纷派上用场，直指“华波”。

巴黎上空展开了一场生死斗……

目 录

- (一) 凯旋门下的阴谋..... 1
- (二) 巴黎第一仗..... 19
- (三) 异域遇情侣..... 38
- (四) 如诗的岁月..... 55
- (五) 天涯情依依..... 69
- (六) 奇特的金项链..... 83
- (七) “红磨坊”艳遇..... 96
- (八) 危险的隐患..... 121
- (九) 被瞄准的目标..... 134
- (十) 惊心的秘密..... 146
- (十一) 情血溅巴黎..... 167
- (十二) 生死显英杰..... 184
- (十三) 无影的杀手..... 197
- (十四) 长空剑出鞘..... 213

（一）凯旋门下的阴谋

骄阳灿烂，蓝天万里。

凯旋门，像一位彪悍威武的勇士，屹立在巴黎市中心的戴高乐广场上。

当年，拿破仑一世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打败俄奥联军，为彪炳其显赫战功，花三十年建造这凯旋门。然而，庆典的漫天礼花尚未撒下，这纵横捭阖的一代枭雄已作了阶下囚，流放孤岛，郁郁而终。

十七层楼高的凯旋门，成了巴黎的象征之一。它，经历了风霜岁月的流逝，目睹了历史沧桑的变迁。如今，又即将迎来一个令人瞩目的日子。

一面十多米长，由红、白、蓝三色组成的法国国旗从凯旋门的拱门顶端直垂下来，在无名烈士墓上空轻轻飘扬着。

一位武士，穿着拿破仑时代的戎装；头戴黑色长毛大筒帽；红色上衣，系着勋章绶带；蓝色呢绒筒裤，两侧镶有黄边线；脚蹬黑色长统马靴。手持的明晃晃劈刀，在猛烈阳光映射下，光芒四射。他神色严峻，目不斜视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英武姿态，守卫在凯旋门《马赛曲》的浮雕前。

看到此传统仪式，巴黎市民和熟知这里世风民俗的外地

游客就知道：一个节日又来临了。

不错，戴高乐广场的湛湛蓝天上，皔皔白云随风飘荡。巨大的彩色氢气球拉起了一条条白底红字的条幅标语，用英、法两国文字书写的“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”、“欢迎！欢迎！”十分醒目。丝质标语在和风吹拂下，像一位位飘然下界的仙女翩翩起舞。

这届“国际航空博览会”声势浩大，规模空前。五十多个国家将派出自己制造的最新型飞机前来作飞行表演，实地展销。巴黎上空将是高手云集，角逐高低。世界各地将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到现场观摩，挑选订购自己最感满意的飞机。

这一次国际性的盛会，像巨手，翻开了世界航空史新的一页；像磁铁，吸引住各界人士。各自派出的情报人员在全球各地来往穿梭，电脑系统在不同的地方昼夜运转不停。这一百多亿美元的巨额生意，牵动着世界各家飞机制造公司的中枢神经。他们有的绞尽脑汁，千方百计提高参展飞机的性能；有的却殚精竭虑，设置阴谋以攫取更多的利润……

在通往凯旋门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拐弯处，林荫道的梧桐树蓊翳茂密。一座灰黑色条块花岗石垒砌成的哥特式建筑似巨兽蹲在大街旁，冷漠地看着车流人流在它面前匆匆而过。大门前左边墙壁上，镶嵌着一块一米见方的黄铜牌子，上面镌刻着“法国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。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，踏着高高的石阶，行色匆匆，进进出出。

各楼层的电脑闪烁着红绿灯，荧屏不断变换着图像与数据。

在顶层的密室中，钉着隔音材料、真皮包匝着的厚门把

外界的一切都摒绝开去，厚厚的黑色窗幔把本已严密的窗户封得更加密密实实。地上的长毛绿地毯像茸茸的芳草，浅绿色羊毛墙纸的板壁上，压塑框内镶着各式型号飞机的彩色照片。

这里，正开着公司的董事会。

在椭圆形的深红色楠木桌旁，坐着十多位年纪迥异、肥瘦不一但都是西装革履的股东。

坐在首席的，是一位年仅三十的高个子。白色西装挺括笔直，吊着一条最时髦的鱼形领呔。长长的马脸，使人一下子联想到亚马逊河畔的种马。麻棕色的头发分梳两边，颧骨高突，深深眼窝下，那不时瞅转的栗色眼睛如同两个深不见底浑浊的水潭，蕴藏着无尽的智谋和韬略。而挺隆的鼻梁，略带勾尖的鹰喙鼻子使他显得刚愎自负，盛气凌人。他就是“法国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的董事长杜尔·拉格底。

杜尔是四年前接替了年迈多病的父亲杜威·拉格底而登上这巍巍高座的。

杜尔接任之时，正是老杜威的“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濒临绝境之时。

老杜威几十年来艰苦奋斗、惨淡经营，由汽车制造业转到飞机制造业上来。他为人正直，办事稳妥，但这些好品质却使他在弱肉强食、瞬息万变的西方商业世界中节节败退。过于正直而不懂耍弄权术，稳妥的极限变成了保守。公司债台高筑，股东们纷纷要求退股。老杜威心力交瘁，一病不起。于是，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的独生子杜尔临危受命，出任董事长。

杜尔尽管是出身于豪门显贵，但并不是流连于花街柳巷

的纨绔子弟。他一上任就励精图治，在组织路线上广招贤士、知人善用，在管理方面大刀阔斧、不断创新。他曾通过设置内线、窃取情报、放假消息、抛售股票等手法，把咄咄迫人的法国另一家私人公司——“兰博飞机制造公司”彻底击溃并兼吞了。“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起死回生，声誉鹊起。杜尔深孚众望，成了公司名副其实的最高首领。

这时，杜尔的栗色眼睛横扫了在座的股东们，长着黄色茸毛的右手把叼在嘴巴上的古巴雪茄取了下来，流露出骄矜之色：“各位，在即将开幕的国际航空博览会，浩瀚蓝天将是角逐金钱的战场。我们把派往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取回的情报用电脑进行综合分析，知道这一届订购直升飞机的货额款数为历届之最，参展飞机也将是历届最多的。具体情况就请朱仲棠先生向各位逐一介绍。”说完，杜尔把右手一低，向坐在右首的老者作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朱仲棠是居住在法国已四十多年的法籍华人，早年毕业于巴黎大学，曾专修飞机制造专业，也曾参与过“协和式”飞机的制造。七年前，慧眼识英才的老杜威以大学同窗密友的身份“三顾茅庐”，又是恳求，又是许以重金，朱仲棠抵抗不住拳拳盛意和金钱诱惑，终于改易旗帜，投进“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，成了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。

朱仲棠年逾花甲，头顶微秃，鬓发夹带着几根银丝。清癯的脸上容光焕发，精神奕奕，他自己把之归功于酷爱打高尔夫球。不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24K金丝眼镜，眼睛的瞳仁黑如点漆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

此刻，他穿着深灰色西装，系着深灰色领呔，正襟危坐。听到杜尔要他介绍情况，就推了推桌面的黑皮文件夹，

用右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，轻咳了一下，润了润嗓子，话语便滔滔而出。

他的姿势、神态，与其说是在向迷于生意的股东们介绍情况，倒不如说是一位学者在讲坛上作学术报告：“电脑系统综合分析出来的材料表明，这次参展的有五十六个国家共七十八种飞机，其中直升飞机有四十一个型号。现在，美国和中国资料还未完全弄到手，而非洲、阿拉伯等不发达国家制造的直升飞机质劣价高，无足挂齿。”朱仲棠虽然久居法国，但讲话时遣词造句仍留有中华文化的痕迹。

“那么，值得‘挂齿’的呢？”发问的是长得又矮小又干瘦的老头子欧文，他下巴翘起的那把山羊胡子抖动着。

朱仲棠从文件夹中拿起一大摞资料扬了扬：“比较有竞争力的是意大利的‘猫鼬’，苏联的米格‘41’，英国韦斯兰特公司的‘突击队员’，西德的‘天豹’，瑞典的‘蓝羚’和法国的‘美洲虎’。这些飞机虽然采用了不少新工艺，新材料，但它们都是各自从上一代直升飞机脱胎而来，离不开其陈旧窠臼，其综合指数也是流于八十年代的设计水平。”

趁朱仲棠喝咖啡的机会，一位脑满肠肥的胖子站了起来，那泛着油光的秃顶，在幽白的氦光灯下，反射出几晕亮光来。他叫查理，在“杜氏飞机制造公司”的产业之一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代任总经理。他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觉得朱仲棠那摆明论据、层层剖析的推理太啰嗦，支在脖子上的大脑袋晃了晃，指着椭圆形楠木桌中间的一个直升飞机模型问道：

“请问朱先生，我们公司这次参展的‘天神’号直升飞机，跟它们比较起来，谁高谁低？”

朱仲棠探过腰来，拿起了1比50缩小了的“天神”号直

升飞机模型。这是一件造工异常精致的工艺品。蔚蓝的底色上，从机身后边到前边，加上两条由宽到窄的红色射线。机头端点画成了锐利的箭簇，似射上天空的利矢，锐不可当。机顶上的三块桨叶用红蓝线条间成了辐射状，在宁馨之中又溢出几分热烈。

朱仲棠紧绷的脸孔带着几分得色：“我们的‘天神’号采取了双套数字式自动飞行系统，动力装置连续最大功率达 3×2000 轴马力，可自动折叠的螺旋桨叶为最新复力结构材料，具有先进翼形和高速桨尖。我们的机型设计、全天候性能、最大航距和巡航速度都在它们之上。因此，我敢断言，在这一届国际航空博览会上，我们的‘天神’号直升飞机将会成为力压群雄的空中骑士，成为各国商界争相订购的天之骄子！”

朱仲棠越说越兴奋，清瘦的脸上溢出了红润的光泽，举着飞机模型的右手舞来舞去。

“好呀！”各位股东不约而同地鼓掌、欢呼起来。

胖查理狂喜得从座位上弹了起来，奔到朱仲棠面前，夺下飞机模型，高高举起，得意地欢叫：“发了！发了！”

股东们都深信这位老成持重的中国人所讲的一切，这不仅由于他在杜氏飞机制造公司里是绝对的技术权威，而且他从来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实干家，从不夸夸其谈。因此，大家对他的断言深信不疑，一次巨额的分红即将成为现实。

“我建议，为我们的‘天神’干一杯。”矮瘦老头子欧文的橄榄核形尖脸蛋涨得通红，伸出的双手朝天乱抓着。

坐在首席的杜尔见股东们群情激奋，就把高昂的脑袋点了点：“好，干一杯！”

欧文走到墙边的长形酒柜，取起了几大瓶美国蓝带啤酒，正要拨开盖子。

“不！”胖查理趋步上前，用手把啤酒拿开了，“喝啤酒不够刺激。要喝，就喝干邑白兰地！”说完到架上取下了几支干邑白兰地。

“对，要干邑白兰地！”“要劲，才够刺激！”股东们喧嚷嚷嚷，会议开不成了，变成了一场庆功宴。

一支支磨砂绿色酒瓶开了盖，一个个玻璃高脚杯盛满了琥珀色的液体，一阵阵浓烈的酒香撩弄着人的兴奋神经。

“来！”“碰！”“为我们的杜尔董事长干一杯！这回发财全靠他决策有方！”胖查理这一提议，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，十多只盛满酒液的杯子塞到杜尔的面前。

对着汹涌的热情，对着浓郁的酒香，一向以狂桀而又冷峻出名的杜尔也被感染了。他接过胖查理的酒杯，与递到面前的十多只酒杯“乒乒乓乓”地碰了一轮，才递到唇边，仰起头来，一饮而尽。他放下空酒杯，再接过矮瘦老头子欧文的酒杯，举了起来：“诸位，此次能获成功，依赖各位同仁齐心协力，共创佳绩。特别是朱仲棠老先生为革新机型，呕心沥血，功高至伟。我建议，为朱老先生干一杯！”说完把酒杯递到朱仲棠面前，朱仲棠接过酒杯，微笑地对着杜尔，一饮而尽。

一时觥筹交错，笑声阵阵。酒液落进肚里，酒精升了脑瓜，把这群财迷心窍的股东的情绪推向了一个个高潮。他们仿佛看到，“天神”号直升飞机在凯旋门上空骄傲地翱翔，为他们撒下花花绿绿的法郎、英镑、美元……

密室，被浓烈的酒香湮没了，被狂热的气氛湮没了。

忽然，沉重而厚实的隔音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位牛高马大的黑人走了进来。他叫杰克，早在非洲时已是黑道中人，以凶悍闻名。一次饮醉了酒，为争夺妓女与其他团伙发生斗殴，他一人打死了三人而逃到了法国。杜尔见他膂力过人，又肯为自己卖命，就网罗到麾下，经过几次考验，认定他对自己忠心耿耿，就把他收为贴身保镖，加以重用。只见他捧着一大摞材料，来到杜尔身边。

杜尔见他脚步有点浮，眉头皱起：“你酗酒了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杰克急忙摇着头。杜尔收杰克为心腹时曾立约，除非得杜尔恩准，平时不得酗酒，以免误事。

杰克把材料恭敬地递到杜尔的眼前：“去美国和香港取情报的人都回来了。”

杜尔瞥了他一眼：“材料都弄到手了？”

“都弄到了。你看，这是经电脑处理过的资料和数据。”

杜尔深吸一口气，迫不及待地翻看着材料。

密室中，狂热的气氛变得冷寂。股东们屏气敛声，不同颜色的眼珠同时盯向杜尔那长长的马脸，审视着他脸上表情的微小变化，来推测事态的发展。

只见长长的马脸上，颜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最后变得满脸惊惶。末了，杜尔无声地摇了摇头，把资料递给了朱仲棠：“你看一看。”

朱仲棠见杜尔这般神态，估计事情不妙，就急忙接过材料，端正了一下金丝眼镜，把这新到的材料一页页地掀过去。他的脸色也逐渐变得煞白，眼镜后边的黑眼珠跳跃着躁动不安的火花，好像一位囚犯在翻阅自己得了极刑的判决

书。

“怎么啦？中国与美国的直升飞机怎么样啦？”急性子胖查理上前拉着朱仲棠的胳膊，使劲地摇了摇，追问道。

“是呀，情况怎么样啦？”

“说呀！”

股东们纷纷询问。

杜尔的栗色眼珠兀定了一下，牙齿狠地咬了一下薄薄的嘴唇，侧过头来对朱仲棠说：“朱先生，既成事实，你就把情况向各位股东说清，使大家都有一个思想准备。”

朱仲棠应了一声，扬起了那叠资料：“中国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与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联合起来，共同研究制造了一种‘华波—A型’全天候直升飞机。”

“美国和中国联合制造飞机？他们是冤家对头啊，怎么会聚拢到一起来呢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胖查理瞪大着浑浊的眼睛，冬瓜脑袋摆个不停。

杜尔斜睨着他：“查理，自从尼克松与毛泽东填平了那道鸿沟以后，北京与华盛顿就架了热线，他们在各方面的交往就多了。”

“那也不至于会联手制造飞机呀！”胖查理仍然不解。

“世界上，出人意料的事情多得很。”杜尔冷冷地挥了挥手，“朱老先生，还是您说吧！”

朱仲棠从资料中抽出一张彩色照片，举了起来：“你们看——”

各位股东伸长脖子望过去：这“华波”直升飞机，乳白色的机身，像一件用象牙雕刻出来的精美工艺品，机头漆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。飞机造型新颖，线条流畅

有力，宛若一幅集中了水的温柔与剑的坚毅、盈溢出气质与力度的画。股东们不禁胆战心惊。

朱仲棠指点着说：“这‘华波’直升飞机，可以担任海难救援、矿山勘探、民间运输、军事侦察等多种功能的任务，就拿桨尖来说，它采取了玻璃纤维材料，造成可折叠的纵列式三叶旋翼。它的涡轮轴发动机最大功率是 3×4000 轴马力。”

“它的仪表布局呢？”有人发问。

“它内部采取了美国最新一代的合成电脑和中国最新研制的仪表系统，简化了电子设备和仪表布局，因此操作更为简易灵活。从综合指数看来，无论它的巡航速度、转场航程、实用升限、悬停升限，还是其它应变能力，都比我们的‘天神’号更为优越。况且，它的售价要比我们的便宜七分之一。”

“啊——”朱仲棠这番话，有如爆炸了一颗炸弹，股东们有的惊愕得目瞪口呆，好像中了定身法；有的摇头摆手，无可奈何地叹着气；有的捶胸顿足，如丧考妣；有的恨得把拳头攥得格格作响……捶打着自己的大腿……

胖查理的冬瓜大脑袋上堆满了愁云惨雾：“这么说来，中美的‘华波’直升飞机就是我们‘天神’号的克星了。唉，到手的钱财又飞走了！”

“是呀，这回完了！”

杜尔的心也不平静。他曾经到过美国华盛顿的航空博览馆参观过，里面有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是这样写着的：“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。”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的先进技术是有目共睹的。如今，中美两国联手制造出一流的直升飞机，怎不令人骇然！

杜尔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。但他知道，作为公司的首脑，更要控制自己，提高众人的勇气和信心，便举起双手做出往下压的姿式，装作安之若素的样子：“各位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！既然我们面前有劲敌，也总会有解决的办法。”

胖查理不相信地摇着脑袋：“话说出来容易，但要做到却难啊！这‘天神’号直升飞机已经集中了我们公司的全部技术力量，多方设计，反复比较试验，搞了两年才定下了机型。如今，离国际航空博览会只剩下一个多星期，我们怎能再把这飞机改得更先进，超过那‘华波’牌呢？”

股东们有人也开腔附和着，连那“绝对权威”朱仲棠也只得抚膺长叹。

杜尔见胖查理等人讲的“解决办法”只是从生产技术上的角度去考虑，就神色冷严地道：“各位，你们别过于悲观失望，须知这次飞行表演是在我们的巴黎举行。我们是这里的东道主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这里的‘地头虫’。”讲到这儿，杜尔把身子转向朱仲棠，“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谚语，叫做‘猛虎不及地头虫’吗？”

朱仲棠也把身子迎向杜尔：“不过，中国人还有一句谚语，叫做‘不是猛虎不下山，不是猛龙不过江’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杜尔想不到朱仲棠竟会这样当众反驳他，他怔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“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是由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。我们的飞机性能不如他们，但可以在其它方面想办法解决。这样吧，三天之后，大家再在这里碰头。”

股东们三三两两交谈着，神色黯然地离开了密室。

杜尔见杰克还呆在门角，就喝了声：“杰克，还不快点行动！”

杰克“咄”地双脚合拢，两手垂直，像士兵在听将军的训令一样：“我在等董事长的吩咐。”

杜尔把手往东边方向一指：“立即加强往美国、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情报力量，这回得详尽调查的，不仅是‘华波’直升飞机的性能数据，而主要目标是中美联合飞行表演队人员的具体情况。”

“是！”杰克一个转身，拉开厚实的大门，迈开虎虎的大步，走出了密室，顷刻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

椭圆形楠木桌上满是烟蒂，酒杯横七竖八地放着，犹如一场战争过后的累累尸体，杜尔看了心烦，就拿起了了一支马赛产的苦艾酒，打开瓶盖，握着瓶子大口大口地往肚子灌下去。

流到肚子里的苦艾酒，并没有把内中的烦躁冲掉，反而令杜尔烦上加烦，他觉得憋在肚子里的闷气无处发泄，就拿起了酒瓶，使劲朝地下摔去，酒瓶在茸茸的地毯上面滚了滚，像滚进了草丛。

杜尔觉得不解恨，又拿起桌面的高脚玻璃酒杯，朝楠木桌面砸下去，“哐啷”一声，酒杯破了，破裂的玻璃片四下飞溅，无声地落在长毛地毯上，幽幽地闪着晶光。

平日，杜尔在人前是一副正人君子的高雅风范，但如今，他连摔了三个酒杯，发泄了心中积郁的苦闷，才觉得好受些。

杜尔回到三楼的董事长室，坐在靠背椅上发呆。“董事长！”一个流莺娇啼的声音钻进了耳膜，他微微抬起了脑袋，见一位窈窕女郎飘然而入。刚才自己过于烦恼，进来时竟然连门也忘了带上。

这女子一头鬈曲的长头发染成火红色，眼影涂成了银灰色，滴溜溜转的绿眼珠喷射出野性的火焰。一件小得可怜、蛋黄色紧身时装箍住了下半胸和平坦的肚皮，酥胸微露，曲线玲珑。米黄色迷你裙下，两条如玉笋般修长的大腿，套着蝴蝶网纹的黑色长袜，鹿皮高跟鞋足有两吋高。她似花蝴蝶飞至杜尔面前，娇嗔道：“董事长，怎么见了我仍愁眉紧锁，我不漂亮吗？”说完把手搭在杜尔的肩膀。

“桑塔娜，别烦我了。”杜尔把她的手挪开。桑塔娜是杜尔的私人保健医生，对杜尔一往情深，而杜尔对她却是不冷不热。

桑塔娜见杜尔的神态冰凉如水，燃烧的烈火顿时熄灭了。她撅着鲜红如血的嘴唇，哼了一声：“你呀，又在想那个朱小菁了？”

朱小菁是朱仲棠的侄女，杜尔曾竭力追求她，但却像遇着了有刺的蔷薇总是到不了手。现在他正在烦恼之时，被不识好歹的桑塔娜揭到了痛处，还不是火上加油？

怒火，从杜尔的心扉窜出，他蹭地站了起来，骂了一声：“放肆！”伸出右手，“啪”地往桑塔娜脸上扇去。

桑塔娜冷不防，“哎唷”地叫了一声，用手捂住嘴角，怔怔地望着发怒的杜尔。她与杜尔长期相处，知道他反复无常的性格，此时这个上司动怒了，她只好抚着脸腮，识趣地走出了董事长室。

杜尔步到窗前，用力拨开了厚重的丝绒窗幔。外边，璀璨的阳光照耀着这个世界名城，艾菲尔铁塔在蓝色天幕下，立地撑天，傲视世人。往日，在功成名就之时，杜尔喜欢到窗边远眺，觉得自己宛如艾菲尔铁塔的化身而沾沾自喜，自